



快报记者和李永波

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完胜韩国队。比赛一结束，李永波就不见了，教练和队员怎么找也找不到，不过快报记者却不小心撞上了这位“消失”的金牌教头。到处找不到拳击比赛场的李永波，在快报记者的陪同下，看了一场算不上精彩的拳击比赛。

“我就是看个热闹”

——快报记者陪李永波看拳击比赛

“拳击馆在哪里啊”

虽然多哈亚运会，羽毛球、拳击、体操等都在一个馆里比赛，但每天都只在羽毛球场地指挥的李永波，还没到隔壁的体操馆看过比赛。杨威参加体操个人全能比赛时，李永波抽空看了一眼，当大屏幕打出成绩之后，李永波悄悄地走了出来。路过的记者看见他好像在找什么地方，只见他一会瞅瞅这里在比什么，一会又看看那里是什么比赛。

“李导，看你东张西望的，在干吗呢？”记者问了一句。“哦，是你啊！你知道

拳击馆在哪里啊？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亚运会开始前，记者曾经采访过李永波，那次他就说，这次亚运会拳击比赛就在羽毛球比赛场地的旁边，自己一定要去看看。

“拳击馆就在那边，我带你去吧！”记者说。“那太好了，不知道这有没有比赛，我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李永波说。这些天他一直忙着指挥比赛，到了赛场也没空去看看别的项目。“今天女团打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战斗了，这比预定的时间要提前了近一个小时，男团的半决赛要等一

会才开始，我得忙里偷闲去看看拳击比赛。”

“看拳击我是外行”

走到拳击馆，保安拦住了李永波，在检查完他的证件后，保安说：“你可以进内场！”李永波开玩笑地说：“羽毛球教练在这里也好使。”

因为场地里看比赛的人很多，李永波和记者花了好半天时间才找到空座位。刚一坐下，李永波问了一句：“中国队落后了吗？”拳击比赛一共有四个回合，但是初次看拳击比赛的李永波和记者都不清楚规则，“到底打几个回合呢？”两

个人都不知所措。

李永波说看拳击就是看个热闹，其实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看拳击，就是因为没有在现场看过，要尝个新鲜。一边看比赛，李永波一边和记者聊天：“现在中国的中小级别挺厉害的，邹市明不就是小级别的吗？他在奥运会上拿的是第三名吧？”

看了一会，李永波看了看表，距离男团半决赛还剩15分钟。“得赶紧过去了，后面我们还有比赛呢！”“第一次看拳击的感觉如何？”记者问，李永波笑笑：“我是外行，瞎看，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特派记者 付智勇
(快报多哈电)

林丹：希望和陶做朋友

□新华社多哈12月4日体育专电（记者曾志坚 张薇）林丹在当地时间4日晚向对手陶菲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在当晚比赛中战胜陶菲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和陶菲克之间不存在什么大不了的隔阂，我希望能和他做朋友。

当日晚5时，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对印尼队的比赛在多哈阿斯拜尔体育馆进行。林丹与陶菲克作为两队第一单打狭路相逢，林丹以2:1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林陶大战。这是继2日在小组赛中赢得林陶大战后，林丹在本届亚运会上第二次战胜陶菲克。

林丹赛后对记者说，一些

人认为他与陶菲克不和，但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隔阂。两人形成了目前这样的僵局，主要是媒体炒作所致，把他们还没有开始的关系往僵处拉了，致使一方很难主动向对方示好。他表示对此能够理解，说这是媒体的职业特点。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和陶菲克之间确实也没有什么沟通，场下基本不打招呼，这样不好。见了面应该打招呼，我希望媒体现在能化解我们之间的隔阂。”林丹说。

林丹背着重重的比赛背包，一边擦汗一边说：“我其实是很尊重陶菲克的，他是一名很优秀的选手。作为同一项目的单打选手，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更好些。”

被炒作，林丹身不由己

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黄飏回忆说，1974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时，拍了电影纪录片回国放映。可以想像，在信息闭塞、物质匮乏的年代，中国人穿着黑乎乎或灰蒙蒙的衣服看着银幕上中国选手在遥远的国外夺金摘银时的那个激动。

现在传播手段就极其发达了，看多哈亚运会，从报纸、电视、广播到网络，还有单田芳老师的评书说亚运，那是相当的方便。方便的同时，也有些“什么才是真的”之困惑：比如，林丹与陶菲克，这两人到底有什么恩怨？

估计林丹也有这种困惑，他发话了：“我真的搞不明白，羽毛球有那么多热点可以写，为什么你们总是抓着我们两个不放？”按林丹的话来讲，他跟陶菲克之间本无恩怨，谁知弄得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似的，“我一直觉得这是有些媒体在中间炒作的结果！”

“炒作”这两个字咱们并不陌生，这年头有无数炒作高手与炒作绝招，内容极其丰富，让人大开眼界，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而炒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吸引注意力来追逐利润——现在不是有“眼球经济”一说吗——即使是丑闻，也可以自个儿炒来炒去，或者找个“托”、觅个“枪

手”，串通起来炒，时间不长，便人气大涨，出得大名，出了名，自然有人请去出书、拍拍电影什么的，名气足够大的，还可以跳槽拿高薪，炒作者与被炒作者算是双赢了。

不过像林丹这样身不由己地被炒作的——而且炒作结果对他不利——当然很郁闷甚至有些愤怒了。这算是一种“损人利己”，不过所谓“利”，也不过几下点击率而已，所以更多是一种“损人不利己”，这种对炒作的热爱，更可看作一种阴暗、隐秘心理的爆发——挑动别人尤其是名人斗来斗去、两败俱伤，自己躲在一边掩着嘴乐。

事实上，生活中总免不了有一些无聊的人与事，吵吵闹闹，你摸我一把，我掐你一下，相当正常，也算是咱们琐碎生活中的一点点调剂，就像大伙儿饭后齿缝间的残存一样，没什么益处，也没太大坏处，只是供人们剔剔打发时间，隐隐有点儿平稳生活中小小的满足。

不过，要是齿缝间的肉屑变成了苍蝇，那么感觉就完全变了。

所以，为了避免炒作者往大家牙缝里塞苍蝇，那还得想办法加大炒作者的成本，吓得他不敢再炒作——如果炒作者成本太低，比如说炒作者的流氓行为从来得不到惩罚的话，他会信心倍增，甚至有换苍蝇为蛆的勇气。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半决赛，中国队遇黑哨



陈金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徐显摄

在北京时间昨晨结束的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经过4局苦战，以3:1艰难战胜印尼队，杀进决赛。其中林丹2:1战胜陶菲克、蔡■/付海峰1:2不敌基多/塞蒂万、陈金2:1力克西蒙·谢中博/郭振东2:1险胜卢克/尤里安托。说比赛艰难并不是因为比赛打得多么激烈，而是本场比赛的裁判从第二盘男双比赛开始就一直刁难中国队，界外判界内、好球判违例……全场比赛中国队多次遭遇黑哨，小将陈金还因为和裁判交涉领到一张黄牌。

蔡■：他总和我们过不去

羽毛球比赛很容易受裁判的干扰，中国队和印尼队的第二盘比赛是蔡■/付海峰VS基多/塞蒂万。最终蔡■/付海峰以1:2不敌对手，虽然赛后付海峰把败因归结为“接发球不好，导致后场进攻的机会不多”，但是蔡■还是补充了

一句，“裁判似乎总是和我们过不去，连续判我两次发球违例，让我莫名其妙。”

其实这只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开始，当陈金上场之后，裁判更加“猖狂”。在陈金和西蒙的比赛中，陈金多次因为球在界内还是界外的问题和裁判交涉，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服从裁判。

第二局陈金1:4落后，这时他一个回球打在底线的线上，属于好球。可是裁判认为此球出界，陈金再次走到裁判的跟前进行交涉，这一次裁判似乎觉得理亏，结果改了回来。第三局打到9:7，陈金领先时，对方明显回球出界，慢镜头的重放也说明陈金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裁判就是“死不悔改”。面对陈金的质疑，裁判还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在羽毛球比赛中非常少见。陈金18:11领先时，裁判又认为陈金的球拍过了球网……其间李永波也就裁判问题和裁判长进行交涉，但他并不理会。

陈金：我就是和裁判较劲

虽然裁判不断地为难陈金，但他还是以2:1赢得了比赛。因为几天前，陈金刚刚输给过对手，这一次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赢得比赛让陈金非常解气，走下赛场他甚至主动和记者击掌相庆，“今天的比赛打得的确艰苦，因为之前输给过他，所以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心态调整得非常好，就是要打出不服输的劲头。今天我赢了比赛，也赢回了感觉，打出了气势。”

对于裁判的问题，陈金说：“今天的比赛，裁判有90%的判罚都是偏袒着对方的，不过这不是我在意的地方，这种伎俩也不能让我分心。”

“比赛中裁判给你出示黄牌是怎么回事？”记者

问，陈金说：“当时我认为裁判的判罚是一个误判，我就去交涉，但是裁判根本不理睬，他让我把球还给对方，我不肯，他就给了我一张黄牌。其实我当时就是在和裁判较劲，前面好多次我都忍了，裁判太过分了。”

李永波：裁判水平有问题

赢下这么一场艰难的比赛，李永波赛后非常满意。他说自己赛前就预料到了困难，他甚至让队员做好林丹输给陶菲克的准备。

李永波说：“今天我们的队员发挥得都不错，林丹为我们取得开门红。陈金是最应该表扬的，几天前他输给对手。今天他上场后，前两局和对手打成1:1。之后他能顶住压力，拿下比赛，非常不容易。而且今天的比赛，他的困难最多，错判、误判，但是他都没有受到干扰，还是漂亮地赢下了比赛。”

对于裁判的问题，李永波表示：“裁判的问题我真的不方便评价，今天出现这么多裁判的误判、错判，我能说什么呢？也许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水平有问题，还需要再多锻炼锻炼。”

比赛中不仅队员受到不公平待遇，就连坐在场边的李永波，也不时地遭到看台上的印尼球迷发出的嘘声。“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都想自己的球队赢球嘛，但是这种方式实在让人不能接受。”李永波说。

特派记者 付智勇
(快报多哈电)

